壯悔堂文集

壯悔堂文集十卷補遺一卷四憶堂詩集六卷

侯方域撰

五石山房藏順治刻本

此集刻于順治壬辰為侍者另一刻本詩文皆方域自訂影芳所藏為康熙乙未

露頂新多田蘭芳胡介祉兩傳及年譜又不易得而況此乎其文俊快可比論非此理

說病之處去文如遊詩學杜篇之其事甚自可觀 辛卯冬十一月文虎居士識

𪽶悔堂文集序

事有數百季失之而一朝得之者有識者遇之其咨嗟讚歎而急稱之可知也有數百季失之而一朝得之者其在小者猶不能不以之興感况於數百季失之而一朝得之者而廼在於經國之業不朽之際此其關於世何如也嗚乎文章至今日凡數變矣易書詩春秋四子之書以載道也非可以文言也歐陽修曰讀易者如無春秋讀詩者如無書聖人之文不可及也至矣

哉修之研見至隱也哉世皆知誦蘇洵之文而洵乃淵源於孟子傳日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聖賢之文莫不有條理每進而愈出而合離起伏開文之變而具乎規矩放于戰國接乎漢氏而離離蔚蔚爭長並出亦巍乎其盛哉漢氏之文不易盡尤著者爲司馬遷班固固尚有不及遷者而遷遂爲古今文之冠然則合離起伏極文之變而莫不有規矩後之學者其尚求之遷焉可矣求工於字與句晉以後之失也昔人所以

謂之衰也直謂之無文焉可也嗣盛嗣衰而衰之極者至於明古人之文潔而明之文冗古人之文精而明之文膚古人之文朴以蒼而明之文媚明之文鉤棘夫晉以後以其求工於字與句者失之而在唐宋有韓柳歐蘇曾王諸公取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而以合離起伏變化而一乎規矩者拯之韓柳歐蘇曾王諸公拯之而明乃以其冗者膚者媚而鉤棘者易其潔者精者朴以蒼者以壞之文之統不亡吾知必有韓

栁歐蘇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季有韓栁歐蘇曾王諸公起于六代五季亦知必有若諸公者起于明當此之旹而視其人其所關何如也需之而遇之其爲咨嗟讃歎而急稱之者又可知也則余叐侯子其人也侯子曩以詩與制舉莪名海内海内凡在宿儒無不知有侯子而尚未見侯子之爲古文也侯子于十季前嘗出爲整麗之作而近乃大毀其向文求所爲韓栁歐蘇曾王諸公以幾於司馬遷者而肆力焉而其文已

竟與韓栁歐蘇曾王諸公等昔司馬遷歷四海周天下名山大川廣而遇之故其文奇偉振耀古今夫文非徒以辭也僕子向嘗遊兩都歷邊塞浮江淮盡吳越觀覽人物之盛所涉者多則所得於事與理者益精理足乎中而充其外知與古作者發明矣今將次所爲文行于世其爲離合起伏變化而合乎規矩者世應具見也壬辰秋九月同里年盟弟徐作肅恭士書

壯悔堂文集序

侯子曩所爲古文數百篇兵火焚佚盡亡其冊乙酉秋自江南歸里始悔從前古文辭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爲掩拙者今十年中新著古文若干卷以付徐子而敘之敘曰明三百年之文擬馬遷擬班固進而擬莊列擬管韓擬左國公穀擬石鼓文穆天子傳侶矣卒以謂唐宋無文則可謂溺於李夢陽何景明之說而中無確然自信者也夫孔子之時去開闢之時已數千年

孔子刪書起于唐叙詩綴以商以明世遠言湮
㳙沒莫考但舉二千年以内之言擇其雅者爲
人誦習之法古者法其近古而已矣葢古文如
漢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公穀如石鼓文穆天
子傳法莫具于馬遷前此之文馬遷不遺後此
之文不能遺馬遷然而馬遷之文法具矣體裁
有未備也備之者其昌黎栁州廬陵眉山諸子
乎諸子之于馬遷猶顔曾思孟之于孔子也遵
必學孔子然善學者學顔曾思孟而已矣文必

學馬遷然善學者學呂黎郴州廬陵眉山而已矣蓋進而上之如莊列如管韓如左國如公穀如石鼓文穆天子傳猶羲農之制作皇娥之歌謡高而不可爲儀者也侯子今十年之文則可謂離于夢陽景明之說而中有確然自信者也盖夢陽景明謂爲文本于馬遷是矣乃所爲誌銘書記諸作景明猶稍稍自好而夢陽則支蔓無章降而弇州白雪諸子尤而效之明三百年所以有詩而無古文辭也詩之所以越宋元而

直同于唐也夢陽景明之功也文之所以三百年支蔓無章者夢陽景明之過也而世猶莫之寤也惟侯子之文奉馬遷爲高曾而實宗乎昌黎柳州廬陵眉山諸子一氣磅薄百折不移雖舉世不喻未有以易之也或曰信子之言則昌黎諸子之文反居于遷固莊列管韓左國公穀石鼓文穆天子傳之上矣對曰君子之爲古文辭也爲其眞者而已矣眞者不必其貌之侶也彼僞鼎彝者淬以銅青飾以土蝕亦何益乎篆

隸之變而八分行草也晉之羲之獻之唐之虞世南顏真卿亦工其變者而已矣不聞其習篆隸也知此者可以讀侯子之文矣社弟徐麟唐爾黃氏撰

本傳

侯方域字朝宗商丘人也幼博學隨父司徒官京師習知中朝事嘗歎曰天下且亂所見卿大夫殊無足以佐中興者其殆不救乎去遊金陵爲一時所引重尤負氣阮大鋮願與交不肯遂後大鋮與黨人獄欲殺方域渡揚子依高傑得免豫王師南下傑已死方域說其軍中大將急引兵斷盱眙浮橋而分揚州水軍爲二戰不勝則以一由泰興趨江陰據常州一由通州趨常

熟據蘇州守財賦之地跨江連湖障蔽東越徐圖後討大將不聽以銳甲十萬降從其軍渡江授官辭歸明　思宗昔剿寇李自成破河南四郡圍汴司徒出視師方域嘗進討曰大人受討賊重任師纔一旅廟堂言議牽制難行奏乞兵糧甲仗皆遠在數千里外不可猝得今賜劒久虛不用願破文法首狥一甲科令守諸所徵辦旬日便集晉帥許定國師噪當立斬之以明軍法亦不須奏事辦威立疾驅渡河中原土寨團

結之徒不下數十萬皆願自効宜毋問所從來收而將之就左良玉於襄陽約孫陝督犄角并進賊乃可圖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今責救汴汴守堅未易下舍之乃所以救之也司徒曰如此是我先跋扈矣小子多言不宜在軍遣還吳道遇永城叛帥劉超挾之問曰與若有舊今獨不一言救超死耶方域曰君所坐不過殺一御史奈何遽反今三輔有警君能兼行赴救負義之甲即勤王之旅勝固立功敗則以一死殉國

策之上也急自縛詣見吾父儻待奏命朝廷方
姑息戎臣君未必死不然亦免族滅次也南歸
率羣賊出永城門詣來兗洛問觀變遁誅我即
不言亦必有爲君畫者然如此則眞反矣願君
無以爲意趙服其言亦不殺也方域豪邁多大
畧少本有濟世志嘗與吳應箕夏允彝醉登金
山指評當世人物臨江悲歌二子以方域比周
瑜王猛巳卯舉南省第三人以策語觸諱黜辛
卯舉豫省第一人有忌之者復斥不錄旣不見

用房放意聲伎已而悔之發憤爲詩歌古文論者謂其詩追少陵古文出入韓歐其應制文尤自成一家從來作者皆不能兼獨方域兼之今觀其集非虛語也武威賈開宗撰

壯悔堂文集目錄

第一卷

序十六首

第三卷

序十六首

第三卷

書十八首

第四卷
奏議十四首

兵屯

民屯

商屯

腹屯

邉屯

墾種

考課

信任

上三省督府勅撫議順治庚寅

萬孝子割股議

第五卷

傳十首

第六卷

記十二首

第七卷

論九首

第九卷
表二首
擬　思宗敗元追復楊漣等官爵并起被
廢諸臣旋欽定逆案頒示百官廷臣謝

第十卷

壯悔堂遺稿

目錄

正百姓

額吏胥

重學校

壯悔堂文集卷之一

同里 賈開宗靜子 徐作肅恭士 選
徐鄰唐爾黃 宋犖牧仲 閱

序

送徐吳二子序

侯子既放涉江返棹檥乎高陽之舊廬日召酒徒飲醇酒醉則仰天而歌猛虎行戒門者曰有冠儒冠服儒服而以儒術請間者固拒之於是（一篇立意在此）侯子之庭無儒者迹一日遇豐儒於途勞侯子

曰子之術可以封然且不免於洴繴洸者不善用其手也吾願授子侯子叱曰是七聖焉羣迷而黃帝之所聽熒者也而豈儒又何知而身且死而猶傳蓬萊之藥而又誰欺言未畢豈儒逡走於是侯子出皆避去無所與語者會時時從其故人吳伯裔徐作霖遊一日二子過侯子置酒飼其飲酣而謂之曰我將走北闕以儒術售天子賴子一言以壯我且拒柰何侯子曰吾惡（一路皆借境生姿若錄而腴）夫豈儒者惡其羣鴟逐鳳凰而鳴噪焉其後者

嫉其文釆之異已也蜀之犬望日而嘷者少所見多所怪也蚓廉蟻信而自以爲得繩墨也今二子皆落脫好飲酒醉後讀書不求章句是吾所燭照而求者也雅善歌猛虎二子願聞之乎今夫虎見人無不噬者然遇嬰兒則舍之神不動也不敢觸醉夫避其氣也故欲求可以制虎者嬰見之神而加以醉夫之氣庶乎近之矣今天下之虎多矣往見獵虎者禹步而入山嵎以爲誦符而騎其項既見虎則又首鼠亦焉往而

妙

總不明說出送二子

不爲所噬哉二子徐起謝侯子曰吾聞鄭之人有覆蕉者以爲夢而失醒乃求之然則凡有所求者寐且不可而況於醉耶子教我醉是猶適越而北轅也不如聽駕侯子曰二子行矣二子所言者逐鹿之幻者也是猶畫虎也安知鹿之不且爲馬安知馬之非即吾尻臂浸假而化焉至於無窮子其能醒而憶之耶今天子憫生民之被噬方欲驅虎然屬之人輒色變者無他醒故也衆人皆醒二子獨醉吾且以二子爲嬰兒

也二子行矣於是二子大呼盡一石而去

直是一篇奇文韓歐集中不嘗有　恭士

處處照應一絲不亂是極細心文字　靜子

贈倪滎陽序

友人王君侯服者東夏豪傑之士也舉於鄉以歸而貽書於余曰服華由滎陽倪先生之門願得一言以頌先生非吾子不爲重先生之命也後五日將登吾子之堂以請已而王君至再致先生之命如其書嗚乎先生通且顯矣世莫不願得王公卿相之言擇其尤通且顯者而託焉先生乃獨折節向放廢之人求之若以余之言爲有幾於道者以此求天下士何士不得宜吾

折入

以下皆

王君與其倫輩二三子之偕出其門也先生自敘曰倪氏自嶽之祁門遷於閩十有八代簪纓之盛人傳東方倪氏若先生者豈徒以簪纓重歟且以先生之折節虛懷天下士聞其風而慕之莫不願一見先生以爲依歸又豈嶽與閩所得而私也先生又云閩有名山左旗右鼓兩峯之盛甲於八郡荊公所謂龍蛇之神虎豹翬翟之文章楩柟竹箭之材皆自山出至其淑靈和清之氣磅礴委積於天地之間萬物之所不能

逐段作小結

得者乃屬之於人意者其鍾之先生耶先生嘗治民而民懷取士而天下之士以得事業烺烺將來未卜其倫匹不知左旗右鼓其磅礴而委積者果足以當先生否也先生有二親在堂王夫人年八十餘在上昔唐寶曆中楊於陵自東洛入覲子嗣復知貢舉畢率生徒迎於潼關既而大宴於新昌里第於陵居正座嗣復率生徒號拜稱觴一昔賦詩以爲盛事今所傳楊汝士鴛薇鯉庭之詠所謂壓倒元白者是也先生行

以治行超擢不次為大僚王君輩必且賦曲江張謨春明門外相率迎先生一如楊氏惜余無汝士之才不能一為詩歌以傳其盛於無窮也雖然以余言先生之折節而好士照映千百世而下猶將見之即不及汝士其可傳者固在也

於零碎不好收拾處却借之起伏頓挫生姿生色關於神氣者不可易到　恭士

須看其段落脫化處　静子

贈徐子序

侯子既放而有喜色或問焉曰徐子遇也或曰何也曰君子憂夫道之不彰不憂夫身之不遇道在其叒與在其身一也茍其叒之彰夫道無以異於身也徐子吾叒也或曰敢問彰夫身與彰夫道曰今夫舉於鄉登於國不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未致之也乃其困也其既致之天下以爲幸而且沾沾然而且烜烜然是其彰夫身也旦暮之遇也舉於鄉登於國知其所以然而然

其未致之也天下信之其既致也天下以爲重有所啓而佑焉有所待而傳焉是則其彰夫道也徐子以之或曰徐子所遇者文也非道也曰否徐子之文寓於道者也往者大雅不作浮溢具陳十年以來天下之人淫詞詖說榛莽塞路當是時小生末儒挾一組織故册子篇章之積不能以寸稍稍規而摹之取富貴如寄徐子輒閉關高臥不肯出也已而　天子下詔書褒崇典型釐正繁蕪徐子乃奮起與昌明之運會嗚

乎天下自此知積學力行之士必有其報而僥倖之不可以常試也息鹵莽之心務滋植之業誰之力歟徐子之文將不得爲其道乎哉且余嘗童而習之矣其人清剛方正性有所不可必形於色發於言凡其知所守而不變者非獨區區應世之技能已也今日天下以文求徐子徐子以其文易天下苟其大而能以道求徐子徐子又必以其道易天下如若所見是殆沾沾吾徐子者也烜烜吾徐子者也徐子方以爲恥而

仍以道投

乃欲介之以稱觴耶或人默而退侯子告其友曰吾黨登徐子之堂請卽以斯言爲贄矣無諛辭無蔽指使徐子收而藏之爲息壤焉可乎衆皆曰然遂書以贈之

又寓勉徐子

起束以道爲經以文爲緯是文章大關鍵處

靜子

骨力頗類昌黎　牧仲

贈彭子序

歲乙酉河南貢士于鄉例也吾彭子與焉嗚乎夫士之遇不遇豈不以昔與遇即幸不遇非盡不幸余於彭子三歎以彭子之才使早十數年見用當世豈有所不足哉然而三北也己卯嘗中選已復罷去無何坐詩語鍛鍊覃瘐獄御史必欲殺之値天下大變乃免當此昔未嘗不歎（數轉有情味）彭子誠蚤達必不如是由今思之彭子蚤達豈止免鍛鍊昔者思宗之朝旁求若渴用人不次

賤吏卑官往往見天子片言立取卿相彭子且
入侍承明出領藩牧久矣在易之萃大人虎變（王意）
彭子宜何以稱焉然則彭子向者之遷而復斥
以至困頓幾死者誠非其材不豐而時不利也
吾聞唐初如楊師道封倫宋初如范質王溥諸
公其人者皆在前朝通籍踐履顯赫其後乃知
命通權身輔聖王功名有足多者然而違節者
少硜硜然議之難以龍蛇之道偷也以觀馬周（妙引）
張齊賢起身布衣應運倏忽豈不附景命陟豪

衛磊落光明居然以得位行志大丈夫哉嗚乎彭子誠蚤達又何如其晚也嘗攷馬周薄遊郡邑間屢爲人折辱見者以爲酒徒齊賢饑寒尤不自保其不得意雅與彭子少年皆無異然則士誠有才各當其世乃爲貴耳即使且困窮豈（不說盡）遂困哉

轉折處有勁姿有雋味　恭士

贈王子序

鄒之屬允而其以人文稱者太丘黍丘為最黍丘有魏君敘祺學古行高太丘有練君貞吉能以家學知當世人物蓋又二丘之最者也嘗為余言黍丘有王君侯服云余曾一見王君於郡東旅舍已而偕讌集其城歎其器韻閎遠不可得而親疎以黃憲徐寧目之未幾舉於鄉其友人輩推余為言以贈余惟王君之文則已見長於天下矣二君既二丘之最獨交口稱王君王

君豈非更其最焉者乎余夙信重二君之言近又習王君知其果不虛其言也乃告之曰以吾子之雄文且連第春官官禁院爲天子貴近臣可不謂榮焉吾之邑今昔固皆有之其昔者不事以此爲榮也其今者則吾嘗得而見之矣於吾子何加抑以吾子之爲處士也修身砥行令名滿天下自此以往又加之以得位而行道使其守而勿失不以赫赫而渝志不以戚戚而貶節以紹二丘之前光節無論其他若練君之先

人司馬公者真所謂不以世俗之榮爲榮者也吾子豈有意乎王君再拜而答曰吾子贈服之言厚矣服敢不勉辱吾子之言以辱二子嗚乎王君信斯言也又豈特二丘之最乎哉

既信其文而勉之行纔是古人贈言之道 恭士

大段本昌黎送石處士文來吾取其分寸 靜于

贈丁掾序

丁掾治其室成其僚若爰相與賀焉而請於侯子爲之文曰今吏治之所以不古者以擇其吏胥者輕也若丁掾者可謂能佐其上矣先是太守徐公來涖是郡昔方草昧無文法可循一昔給事公府者必幸之又竊念徐公自關外來或不習郡之要害人人自以爲必寄任我徐公至則潔清而威嚴犂然不可欺於是畏犯法者皆縮不敢前徐公明而善知人獨謂丁掾循循者

可用也終徐公之治掾自守廉而事上官謹徐公去其所以事其後之太守者亦然蓋掾之辟於公府久矣迄無赫赫名當世以此賢之嗚乎掾者郡邑所推擇以佐其上者也使盡若此吏治其有不古哉吾聞治之成也其源逮下朝廷正則其官賢官賢則吏自不敢為不肖敝之革也其流連上吏不敢法則官無敗事官盡無敗事則推而廣之朝廷亦無稗政上下相循而古今之變盡矣當其勢之偏重也雖聖君賢相不

等是今日胥吏所絕無關係風治不小無限感慨

洞悉治源如此方可作文

至天下化為一古一今番

兩段議論斬然

能矯之使爲不必然而推移而救正之天下未嘗不治往者天下之仕出於一雖未必其人盡材而賢而諳練者或二三十年最少者亦且十餘年竭其力於文學而又束之以律令其於一切之章程皆口能熟之而手能習之上呼則胥趨上畫則胥諾而已行之百年而其勢積輕而羅於是其中雖有傑異可自見者亦遂不自愛惜而消磨無餘故其政之得失不在吏今天下開創伊始一皆諸大功臣天授者定內以長其

六曹外坐鎮千里皆尚大畧不遑問文法其餘從龍而出治郡邑者亦往往多崛起不屑操儒生毛錐其或未能盡如鄢之先太守徐公變通其俗則不得不暫以吏爲師已而雖漢人之在官者亦因仍以爲固然天下化焉豈非向者之積輕一反爲偏重而古今之變者耶然則由今之俗而欲如昔者用所不擇之吏未有不敗者矣何也得非其獨得而失非其獨失也且天下治未覩廉謹之效也由今思之果自守廉則勢

（出脫妙）

（第一段　提一）

（句即放下起論）

人無多求累其事上官者謹則不依倚於非其
道無多求則其俗安不依倚於非其道則其政
簡政肅而俗安雖天下盛治可想見也故效於
其職無大小也惟效其職則理苟身實在其職
而以爲小者不足爲則進而一邑之令進而一
郡之守更進而天子之相位愈尊則愈易贖名
愈高則愈易誘又豈有績用之可見耶吾觀三
代而後惟兩漢之治最爲近古而其用人多公
府之辟召者尹翁歸張敞之類是也今天下彼

除資格仕籍不必一途又安知其用胥吏者不更如兩漢耶掾敬易矣苟能守其廉謹而勿失則所成就殆未可量也區區以其居室長子孫已哉

作一胥吏文說到古今政治大關頭是何等識見而雄博岸異堂堂正正更見力量　恭士

贈鄭大夫序

一路鄭重得

八年冬十月朔郡太守王公奉　制行鄉飲酒禮以鄉大夫鄭公爲大老先期遣博士造於其廬具速　天子所以尚賢羞老之意乃集生儒勑人吏設筵於明倫之堂太守暨僚屬胥藹胥恪迎鄭公至就賓位酒醴既陳三歌鹿鳴鄭公北向拜手稽首謝　天子而退是日也觀者傾城僉謂以公之賢克副大典今相國宋公曰是不可無以誌盛事爰率先其族執爵於公而都

人咸繼以進嗚乎風化之所以盛衰其由來者漸矣昔者禮教大行鄉國一俗莫不尊延耆耇象其德音馴而習之敬讓之心生悖亂之萌息比屋之間蒸蒸如也傳所謂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者其在斯乎蓋自天下兵爭以來而此禮之廢也久矣以余耳目所覩記即間有舉之者或國中無可矜式則聊與一二野老循行故事（少此一段）而已齒不配德又何觀焉（朋係不得）嗚乎鄉飲酒禮大典也非其人不為光有其人矣吾君吾相未必加

意而長吏奉行不以誠與上之人知所以崇之而不遇夫漸向文明之書皆不可以行此禮今三者適備焉意者太平之治將從此見端則必有輔世長民者出而鄭公其番番者耶夫加之以卿相之位得皆行志炳炳烺烺其事業可望而知可遽而識也若夫從大夫之後辭榮守道積於身而孚於鄉示我周行爲羽爲儀使風有自厚而化自有與是其佐助乎國家者豈猶在人耳目之間也嗚乎非古之純嘏耆耇者烏足以

當之哉。

文亦未甚用力而局陣可取　靜子

爲司徒公贈萬將軍序

制府張公當世所稱善將將者也於其部下不輕許可而獨謂萬將軍賢會歸之舊將遷於督元以行公以是爲重地乃屬將軍於大司馬俾代鎮至則討軍實而申儆焉必備必嚴兵不忘戰民不知兵期月而歸人感之相率請於余願得有言以誌將軍之勛若勞也余惟稱人之善先其大者而後天下之人推崇遜讓以爲不可及以將軍身歷百戰佐開國昔即賁育之勇嘗

嗚叱咤此其所固有縱云歸在中原爲腹心重地其來戍者又豈不能蓄數十輩健兒躍馬彎弓以自爲功名封殖計耶將軍顧獨循循然謹守　朝廷法度秋毫無擾於民郡之人爲余言此兵興以來所罕覯也以張公節制三方其部下熊羆之士雲屯森立而特屬望將軍其必有以取之矣余因憶曩者太平盛治文武之職各得其序蓄朝廷所恃以安民者惟吏所恃以統軍者惟將而已其後將强而吏弱將不戢兵開

綿邈沉鬱

本段中自爲轉換

提精求

重吏治相形各比屬一處是至理更切

中肯肯

吏雖欲愛民而苦不可得自昔明季餘習藩鎮僭亂每脇其强梁咆哮憑陵浸不用命以至於亡非朝夕之故矣　清朝締造精師武臣力雖悉其弊而一旹積重之勢未能遽挽今　天子明聖張公又久在兵間數奉詔諭其部下而將軍乃率先遵約束有儒將風此其識量豈與喑嗚叱咤者同日語哉歸歙郡也愛養而休息之猶恐不得當郡之人莫不幸將軍之來而又惜其來之晚將軍曰不然我爲將但能不愛錢不

縱下此自其常分耳嗚乎余昔嘗歷中外以至忝孤卿所闘天下之利害多矣果能不愛錢又不縱下力行而致有終詎獨宜於爲將而已也將軍聞余言也充然以喜已而愁然若有思嗚乎賢矣哉

餘波渾然

妙

搖曳無盡

轉筆深厚章意周匝於文家已得三昧 恭士

代司徒公贈周生序

周君少年材勇善騎射尤洞習兵家言辛卯舉嘗以武校士君遂舉於鄉余忝君之姻婭三世於茲矣君之祖起家布衣以甲科歷諫議位司空嘗抗論中貴人李實忤魏忠賢又折幸璫張彝憲不肯與共座最後以爭駙馬齊贊元事侃侃天子之前掛冠去毅然三大節在人耳目子業熙亦以文名雪苑中舉己卯孝廉門第相承一旹美焉司空父子沒而周氏中落者十餘年

通、起、有、精、采
句句淘洗
敘實蹟
實際、感慨、作風神
接、嶄然、有力

然里人猶能言周司空云君今乃以武繼之儻所謂公侯之子必復其始者耶君嘗云丈夫當立功萬里之外安能冠儒冠偶言矩步終身厭厭觸下哉仗劍走河朔不遇歸里傭人竊笑之（須有此等實落處來點染一力生）君（動）氣益豪負不少挫更射策乃卒見收（迥賞）蓋昔聖人所以治馭天下者（以下作議論）武與文并稱未始紬也書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兎罝之詩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皆言武也其後途允而類雜漬漸凌夷士乃以帓首韎袴握刀佩弓爲恥

其豪傑望而去之而牧圉下走兼廢無聊之屬乃思藉此以圖僥倖嗚乎疆埸之事戰守之寄有國大務也乃不一留心而使材者曾不肯就就者卒不材雖欲無亂亡豈可得哉誠得如君輩數人爲一盪滌而炤映之庶天下雄偉非常之選自此興乎故士之能自豎立者未可以常格拘也余昔叨樞府出爲天子行邊見部下士有少年材勇負氣不肯少挫雖暫屈伏輒拔而心誌之後果皆爲大帥封徹侯君其可以自信

矣且君猶（打轉）能念爾祖乎司空起布衣與余同朝
嘗及見其困頓昔乃益慷慨倜儻落落有神采
卒陟通顯爲世名臣其所自竪立然也果能自（陡健）
竪立文可以（到底不放倒文）布衣致位卿相即安見卿相之子
去而事武遂不可以致公侯耶

祖父門第交情最易爲文併其人小有氣槩
故更爐波生色 恭士

豪髮無遺恨波瀾獨老成當得唐人擅場二
字矣 靜子

贈江伶序

江生吳人也以歌依宋君於雪苑先是沙隨有郭使君者官常州刺史携江生與其侶十餘人以歸余識使君使君每讌余則出江生庋曲秀外惠中丰骨珊珊發清商之音泠然善也未幾爲睢陽武衛馮將軍所留已而復歸於郭又未幾卒歸宋君江生嘗告余曰身羈旅也不幸以歌曲事人實願始終一主而朝章華之館暮虒祁之宮非其志也主人不能有也宋君者今相

國介弟也乃獨能有之日設酒食召賓客以自娛樂慷慨豁達不爲齷齪態可謂達矣余因有感於雪苑盛昔烏衣朱桁門第相望當昔亦有相國沈氏其族如儀部君諫尤以文采自命爲豪舉華千金三吳招呼伎樂如江生者皆衣輕紈歌子夜暇則鳴珂走馬冨貴兒競而效之南隣北壁鐘鼓不絕如此（此起接處與是歷落）者遂歷三紀識者以爲雪苑風氣於是盡矣俊極而衰固其所也無何果爲寇所破向之門第相望者或存寡婦弱兒

或遂泯轉瀸沒不知其姓氏嗚乎轉瞬間相懸

合

絕者何止如江生一輩也有老伶吳清者嘗逮

全不用氣逸處右

虛前兩處妙在此

事說相國家年六十餘鬚髯白如絲貧無依倚

乃為陳將軍教其十許歲歌兒以糊口能言吾

郡神宗間最盛時事詡江生晚出雪苑向月之

歌者皆已散去惜未得見江生江生亦不幸而

未見夫梨園全隊人擅白雪每發一聲則纏頭

點老廿四

之贈金錢委積清老矣當昔身所親歷至今猶

數數夢見之每言則嗚咽泣下沾襟不止余更

徵諸長老清之言信然既夙有感於中而江生之來自吳又識之獨先然則江生雖少固余之何蔵也屬酒酣乃爲之序而顧謂宋君曰人生貴行樂耳公眞達者矣天下固多不遇而遇遇而不遇江生江生苟精一技亦可以成名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卽秉燭刻陰豈足以當老伶之一泣也

（說妙）（又卽江生感慨一步）

極蒼綠而風神更勝他人卽不能有其兩美

恭士

代宋太保贈衛商城序

汾陽衛公尹商城之六年政大洽商城去宋郡九百里余以病告老於家閒扶杖見賓客輒耳熟公之治狀若在几席也愧余老而去國不及以賢令尹颺言於廷俾天子知之又輒私念曰人之好賢誰不如我公賢者也行且有以自異無以余爲矣已而當事果廉公政聲禮而聘之分校士於鄉得士七人屬玉司亦倚重公以公所取士爲第一人而郡有徐生者當世所推許

以為力學者也與焉余老且病絕交遊文藝之
事不悉知七人所業何若以徐生律之七人將
非其倫乎哉公之得士信不誣也一日徐生乘
馬戒裝過余日將適商城見衞夫子余私念賢
令尹未嘗朝夕忘顧告老不得薦之於朝則願
從徐生致一言焉夫今所恃以治天下者人才
所以取天下之人才者文章所以衡天下之文
章者主司也主司得其人則天下賢智之士接
踵而升惟天子使故任國家之重者宰相而下

惟至司爲然苟無其素具而不能識拔之哉有其識矣而不求之以誠尚有聞天下士之名而疑之疑其面而曾不相識者而況分校之役格格於層次幽暗之中僅望氣乎丹黃者耶徐生曰獨夫子之好士蓋天性也尹商城數數延見諸生攷課而勸勉之有貧不能赴試者給之郵馬又計其道里飲食費其在闈日有一言之善必表出之不肯以去取徇人見有能文章而不遇者無論出其門與否輒爲嗟惜累日徐生之言

如此然則公之得士也豈偶然哉惜乎公猶未（應前）得爲主司而魁傑倜儻之士一一盡羅而收之（恭理絕妙）以張吾中原也雖然特患無其識而不求之以誠耳儻有其識而復求之以誠則取一士拔其尤而天下之望以歸又安知異日公不且爲天子之相以造就拔擢天下之材使得如徐生之盡出其門也余尚日跂公之開東閣而賦菁莪以誌之

澹宕容與質中見奧另一手筆　靜子

贈季弟序

吾家世戍籍祖父顧以文學致通顯未有習武事者有之自季弟始季弟勉乎哉方叔父司成公以詞臣傾動天下天下舉舉材賢之士胥出其門是其詩書之澤將十世未艾也季弟胡爲乎以武名耶嗟乎士不因時通變守一卷之書終其身咿唔呻吟以爲不失祖父之舊亦何其固而不知所擇也天下承平尚文開創尚武往吾祖父遭明代盛時二百年之間放牛歸馬天

綱

提二語回護題面

下習之士非登甲科不貴其以韜鈐起家者雖佩虎符開鎮千里見公卿皆屏伏惕息不敢仰首覗吾祖之少也孤曾王伯父嘗進而命之曰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祖用是

敘家世纏綿感發

自奮與伯祖同致身列卿其後吾祖又進吾父若叔而命之曰爾勿以我爲貴吾戍籍也爾不力於學將爲伍卒矣吾父若叔之克奉吾祖之教也亦然季弟嘗從父兄之後聞之矣季弟勉乎哉今天下疆土甫定國家且歌大風思猛士

季弟能用其材武將來禦武干城未可量也歐陽永叔之送田秀才也謂秀才將家子反衣白衣從鄉貢士舉於有司彼此一時各遭其勢而然也季弟顧乃脫儒冠負弩稱干驍騎熊羆之隊而爭其上駟豈非亦遭其勢而然耶往吾父司徒公佐司馬力能去其戍籍而不肯曰留以警吾子孫也然則世有公卿之後既不事詩書又不能事騎射徒矜高其門第而不知警者其有愧於季弟多矣季弟勉乎哉

留此一段作收更

見精神

借家世與起故易爲文而抑揚出脫銖量不

失恭士

秋園雜佩序

叟人陳子貞慧著秋園雜佩凡十六種皆記載耳目間物近而小者或曰心遠地偏以消永日其雜佩之謂乎侯子曰非也請爲序之其曰廟

折一篇之勢

後茶以澹爲宗君子之交澹若也識附濃也曰蘭自喻也衆草蕪穢蘭獨芳也曰麗公榛託西方氏志物外也曰竹菇山中所在有之食焉言採其薇也曰南嶽蕈惟南嶽澗中爲然易置他所即萎感物生之不可移也曰香櫞誌閩粵之

阻也歎摘香于童僕也曰青硯感髀肉也思艮爻也曰鷃鵝豚金盃記先朝法物思太平也曰時大彬壺傷名有幸成而物易喪古也曰湘管稽鍜也王琹也悼相國之先哲而貴池之忠義楚晉以湘管昭文相國與也曰黃熟香辨正也惡奪真也曰五色石子質贊羨者堅也文離離也我心匪石也曰摺疊扇誌變制也曰丘山胡桃誌淫巧也曰杜鵑感符讖之驗而鄉里失所也曰永定海棠詳其始詳其廢詳其復記興廢之有自也不獨物有然也侯子序一句總收

而歎曰秋收也天地之氣閉而藏也佩者佩也錯綜妙古人或佩韋焉或佩弦焉或佩刀劍以示威焉或佩玉以比德焉示不敢忘也陳子意者當天地閉塞之時退而灌園有不能盡忘者耶其詞徵其旨遠其取類也約其稱名也博文武之道未墜於地識小云乎哉結氣集

命意高遠體裁倡衛宏小序　恭士

大寂子詩序

大寂子者彭孝廉賓乙酉後變其名也孝廉習起雲間與夏考功允彝陳黃門子龍周太學立勳徐孝廉孚遠李舍人雯互相唱和聲施滿天下當時謂之雲間六子未幾周子夭死考功投淵死黃門斷頸死徐君掉臂而蹈東海屢瀕於死舍人雖非黑頭而還梁幾於少卿爲辭漢亦（敘舍人處好）鬱鬱病死獨孝廉在囹圄號大寂子嗟乎人生凡喧寂生滅皆本於情孝廉乃求寂焉或欲託於

西方氏甘無情耶憶余年十八歲交孝廉及考功黃門又四年交周子於梁園又一年交舍人於燕邸又一年交徐君於金陵先後咸相善也（複敘一段悽惋不堪）今二十年間不見五君獨見大寂子然則余之累於有情豈復減大寂子哉大寂子著詩曰偶存草（映帶妙）以見存者皆偶爾不獨詩也吳學士偉業敘之詳矣又著詩曰越州草乃過劉忠端倪文正諸公之里而感慨係焉者也（又出吳二人）東海姜垓曰可以徵詩人怨怒之一端也（簡中詳）嗟乎知言哉既而大

寂子合其二集請敘於余余竊以詩之工拙視其懷抱今大寂子之懷抱殆不止屬國留別杜陵述哀焉詩安有不工哉余讀其詩飲酒而起舞既而歎且泣既而惝怳如有所失因不復能敘之終也雖然夫詩人之旨固有沉吟含蓄而發之甚遠求之轉深者即大寂子意有所不盡余乃欲以言盡之也乎哉

悠然

不必有意爲文而感慨悲悼一往情深

拳士

彭容園文序

自古文章之事必有其人以任之而後衰者以興弊者以起舉天下之習俗氣運莫不趨於正所係若是其不易也而是人者（関係鄭重如此）必有其望與其時與其地三者畢具而後能以所操移易乎天下然則今日興起之任非彭子誰屬乎哉彭子故主壇坫雪苑中奬引後進中原風尚爲之一變海內推爲耆宿此其望也屬天下初定方且銳意右文而彭子身負羽儀翺翔皇路此所謂

骨也吳越向多聞人斐然森蔚彭子筮仕其間聲應氣求裁其過掖其不及此所謂地也嗚乎是三者幾百千年而不可以一遇者也往者三百年以制舉義取士其君相之制度與夫士大夫之學術靡不萃聚於此而一時倡率主持之人國固一俗而鄉固一師也今則曾未須臾而生死聚散升沉顯晦之變不可勝窮乃彭子獲以碩果獨存豈非天哉夫彭子負此三者不可得兼之遇而又獨為天所厚而留之蓋必使之

身任斯文而非徒然已也余固自惟衰廢不忍身致之而尤願其及彭子之身致之而余且身見之也嗚乎東南之君子尚有幸而介於生死聚散升沉顯晦之際者必有聞余言而歎息或讀彭子之文而更以彭子爲古人相與唱聚而觀感焉未可知也信矣斯文之絕續之果在吾彭子也

一唱三歎

澹宕紆徐意外不盡　恭士

行文當得一潔字　牧仲

倪涵谷文序

余少遊倪文正公之門得聞制藝緒論公教余爲文必先馳騁縱橫務盡其才而後軌於法然所謂馳騁縱橫者如海水天風渙然相遭濆薄吹盪渺無涯際日麗空而忽黯龍近夜以一吟（寫文境入神非親歷者不知）耳僂分目駴性寂乎情移文至此非獨無才不違且欲合吾才而無從者此所以卒與法合而弄僅雕鏤組練極衆人之炫燿爲也今夫雕鏤以章金玉之觀組練以侈錦繡之華而已若欲

運刀尺於虛無之表施機杼於縠紋之上未有不力窮而巧盡者也故蘇子曰風行水上者天下之至文也風之所以廣徵無間者氣也水之所以澹宕自足者質也風之氣蕭然而疎然有能禦風者否耶水之質消然而柔然有能劃水者否耶故曰氣莫舒於風質莫堅於水然則至文者雕鏤之所不受組練之所不及也（確不可易）自文正公歿而天下失其宗十年以來後起之俊秀乃務求之繁淫怪誕以示吾之才高而且博而先

民之規矩蕩然無復存者矣夫天下之眞才未有背畔於法者凡法之士繇於其才之僞也余乃知向者文正公之論文不以法先才者蓋欲收天下聰明智辨之士使之巧盡力窮靡然而返而究無以軼出我之範圍也天下雖失其宗然猶幸存之倪氏叉人玉純氏之子酒谷年未弱冠著經鉏堂制藝余讀之離離然有光隱隱然不可得而磨發揚於理變化於自然讀竟歎曰其離離然有光者氣之舒也隱隱然不可得

正索解人不得

而磨者質之堅也所以能扶質而御氣者才也千古文人

而氣之達於理而無雜揉之病質之任乎自然盡此數語

而無緣飾之迹者法也才與法合然則酒谷之

文非吳越後起之文而爲天下轉移風會之文

也亦非天下之文而直倪氏之文也以酒谷存妙

倪氏之文以倪氏之文轉移天下文正公雖歿

而道固已傳矣余感而敘之以報玉純尚亦俾

酒谷思日孜孜也哉又勉厲酒谷好收

論文精當起結歸文正公更不草草　恭士